

沧州雄狮做好两手准备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2021赛季中超联赛和中甲联赛开赛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随着中超联赛两家足球俱乐部无缘新赛季的消息,谁来递补空缺席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根据相关规则,第一顺位递补俱乐部为沧州雄狮足球俱乐部。目前,该俱乐部正在做好递补中超或继续踢中甲联赛的两手准备。

去年,石家庄永昌在中超联赛保级附加赛中不敌武汉卓尔,遗憾降入本赛季中甲联赛。为寻求更好发展,今年1月,石家庄永昌足球俱乐部更名为沧州雄狮足球俱乐部,将主场迁至沧州,并制定了两年内重返中超、5年内入围亚冠的规划。

然而近期,伴随着新赛季中超联赛可能在4月开赛的消息,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因未向中国足协提交工资确认表,已无法通过新赛季准入;而上赛季中超联赛冠军江苏足球俱乐部也发布停止俱乐部所属各球队运营的公告,并寻求低价转让。

根据相关规则,为保持16支参赛球队的数量,两个中甲俱乐部将递补进入中超联赛。于是,上赛季中超联赛降级的沧州雄狮成为第一顺位递补,上赛季止步中超附加赛的浙江队成为第二顺位递补。这意味着,即便江苏、天津津门虎两个俱乐部中只有一个退出,沧州雄狮也将得到征战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机会。

但沧州雄狮相关负责人表示,俱乐部目前暂未收到中国足协的递补通知。另外,记者了解到,目前尚无任何一支中超俱乐部确定退出,且即便出现退出情况,沧州雄狮也需要重走中国足协的中超联赛准入审查程序。结果如何,初步预计3月中旬下旬会揭晓。

为备战2021赛季,春节过后,沧州雄狮全队一直在广东佛山进行集训。根据形势的变化,球队已做好递补回到中超与继续征战中甲的两手准备。

根据相关规定,中甲球队外援名额为3人,而中超球队则为5人。目前,沧州雄狮队长马修斯已经确定不会留队,另外三名外援——前锋穆里奇、奥斯卡和中后卫苏祖则将继续留队。如果递补进入中超,他们仍需引入两名外援,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此外,上赛季结束后,主教练古斯塔比已与球队完成续约。据了解,沧州雄狮新赛季有意引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前队长、上赛季效力于天津队的中场球员艾哈迈多夫,以及挪威前国脚、曾效力于英超和美国大联盟的前锋迪奥曼德。其中,艾哈迈多夫征战中超多年,如加盟有望成为沧州雄狮中场的有力支撑;迪奥曼德去年就曾与当时的石家庄永昌初步达成加盟意向,但受疫情影响未能成行。

2021赛季中超联赛转会窗口原定于2月28日关闭,但因为可能出现的球队退出、递补情况,中国足协将国内转会窗口延期一个月。这意味着,如果沧州雄狮获得递补中超资格,球队新阵容要到本月底才能揭晓。

邢台市首部同步院线电影《二八时代》首映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陈勇曦)3月10日,邢台市推出的首部同步院线电影《二八时代》举行首映式。据了解,该影片由邢台市委宣传部主持策划,于2019年起着手创作,获评优秀国产影片制作资助项目,即日起上线发行。

据了解,《二八时代》是一部青春励志电影,讲述了四十年前邢台平乡自行车产业从无中生有到中生新、享誉全国的一段传奇故事,反映了新一代青年农民不同寻常的创业历程。

河北省影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汪帆认为,作为首部致敬新中国第一代个体自行车创业者的电影作品,它生动反映了

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积极向上的创业精神和青年农民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影片带给当代年轻人拼搏奋斗的精神激励,彰显出积极进取的思想价值。

“二八时代”已成过去,那襄儿女的创业热情和精神却始终激励着更多人不断前行。近年来,邢台市大力实施邢襄文化弘扬工程,深入挖掘“古、红、绿、博”邢台特色文化资源,精品力作硕果累累。豫剧《太行传奇故事》、歌曲《永远在一起》、舞蹈《染春》等多部作品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文艺振兴奖、优秀国产影片制作资助奖、精品扶持奖等各类奖项,获奖总数在全省位于前列。

国内考古专家盘点过去一年河北16项主要考古成果——

追寻燕赵大地的文明足迹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史晓冬

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青铜文明到冰雪文化,从雄安新区到大运河流域……2020年,广袤的燕赵大地上,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追寻人类历史本源、探索河北古代文明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日前,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的2020考古业务汇报会在石举办,国内考古专家对过去一年河北16项主要考古成果进行检阅。

上溯“石器时代” 追寻人类起源

以泥河湾盆地为中心,寻踪人类故乡,多年来,多支考古队伍持续奋战。2020年,泥河湾盆地马梁遗址群(马梁10号地点)发现石制品、动物化石共1652件,发现确认的4个文化层为研究中更新世古人类文化面貌,石器技术提供了基础资料。河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谢飞表示,马梁遗址的发掘完善了泥河湾盆地中更新世距今百万年到二三十万年间的文化序列,填补了该时段古人类文化遗存的空白。

考古要“动土”,更要提升研究能力。202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泥河湾盆地2020年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进行现场检查评估,并考察已建设完工的泥河湾研究中心。专家们认为,研究中心硬件设施已具备国际领先水平,体现了旧石器考古的中国气派,应尽快推动使用,力争建成国内旧石器考古研究基地、业务和人才培养基地。

记者在汇报会上获悉,“以泥河湾盆地为重点的华北早期人类演化与适应研究”项目已纳入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项目目标是建设华北古人类、旧石器考古资源综合数据平台,构建中国古人类演化的框架体系,在亚洲人类的来源、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与扩散等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新认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锋介绍,该项目由多家单位合作实施,将编制旧石器田野考古工作技术规范,绘制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旧石器遗址“考古一张图”。

新石器考古持续取得突破。冀西北坝上地区,考古人与尚义四台、康保兴隆、崇礼邓槽沟梁等史前遗址不期而遇。其中,尚义四台遗址测年距今约7600年。“2020年发现房址、浅坑等遗迹,出土陶、石、骨、贝等类器物200余

件,发现粟、黍和小麦族植物遗存……”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战护介绍,该遗址是继磁山、北福地文化后,河北新石器考古又一重大发现,可能代表一个新的文化类型。

“具体考古取得成果,重大立项取得突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说,科技部重大立项是泥河湾遗址群未来五年学术发展的重大突破机遇,而冀西北地区一系列旧石器末期、新石器早期遗址为解决新旧石器过渡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触摸“青铜时代” 探析中华文明

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当把目光从“三岔口”拽回来,从寒冷的泥河湾盆地、坝上地区走向太行山东麓,会发现中华文明在这里继续演变、冲突和交融,在互相影响中迸发出多元一体的火花。

石家庄市行唐县故郡村,中山国风云再起。大沙河畔,考古人对该遗址第Ⅱ区北部地层和西部遗存丰富区、二号车马坑南侧遗迹和城址南侧环壕东部四个地点展开发掘,清理了土坑墓、水井、积石墓、杂殉坑、车马坑等,出土铜器、铁器、骨器、陶器等完整或可复原文物70多件(套),并完成二号车马坑四号车的最终清理保护工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与陈列展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袭苍茫雄奇,史书只字未载。“目前,故郡遗址基本确定遗存主体年代为东周时期,自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期,文化内涵为鲜虞—中山国文化,是北方戎狄族群华夏化历史进程的具体体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春长介绍,2020年的发掘确定了故郡城址南侧环壕走向,其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期,早于赵国“南行唐邑”,或为更早期时期的鲜虞—中山国城邑。

历史充满偶然。上世纪70年代,石



行唐故郡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家庄市藁城西商代遗址,考古出土数个“世界之最”。2020年,石家庄商代考古又一次吸引考古界——栾城周家庄墓地。抢救发掘23座墓葬,其中17座系商代墓葬。规格较高,营造讲究,墓室及填土中发现殉人和殉狗现象,出土青铜簋、爵、觚、兵器及玉器等等器物。

“遗址主体年代为商晚期,遗址中还包含更早一期商代遗存,发现房址及窑址。”该项目考古队执行领队张鹏介绍,周家庄墓地同安阳殷墟的发现属同一文化,此前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在石家庄南部几乎空白。此次发现将太行山东麓晚商遗存由南向北串联起来,丰富了商代历史、文化格局演变等研究。

打捞“失落之城” 探索城市进程

城市的产生,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上世纪开始,中山国、赵王城、燕下都等遗址考古,奠定了河北在中国城市考古中的重要地位。而今,伴随着诸多重大工程和主动性课题研究的推进,河北城市考古翻开新的篇章。

无文化传承,无雄安未来。2020年,考古工作者对南阳遗址西城垣中部偏北和西河墓地进行发掘,基本确认南阳遗址主体文化为东周至汉代的燕文化,是迄今为止雄安新区发现的最早城址,为探索燕国南部城址“易”实现重大突破。“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对研究白洋淀地区城市化进程及燕文化形成发展意义重大。”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雷建红说。

郑州城的轮廓,也在考古中逐渐鲜活。作为燕云十六州之一,2020年通过对郑州市古州村及周边古州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发现双重城址结构,初步判断“内城”可能为汉唐郑州县(州)城,“外城”可能为唐末五代增建而成。这些

并预留线下报名名额等;保留线下购票渠道,并允许他人代老年人代为购票;为老年人提供纸质版秩序册、成绩单、证书等。同时,引导企业开发设计适老化智能应用,通过设置较大字体、醒目标注、简化功能和流程等方式,使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线上参与平台更加便于操作。各级体育部门、老年人体育协会等体育类社会组织 and 广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开展科学健身指导的同时,向老年人宣传、推介线上赛事活动,解决他们在参与过程中运用智能技术的困难,普及线上参与的基本操作技能。

省体育局印发实施方案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为老年人参与健身活动提供便利

河北日报讯(记者杨明静)为推动解决体育公共服务领域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问题,探索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老年人体育健身新模式,省体育局近日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需要提前预约的体育场馆和健身场所,应保留人工窗口和

电话专线,允许老年人家人、朋友帮助代预约。体育场馆和健身场所要设置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优先窗口或开辟绿色通道,为未能提前预约的老年人保留一定数量的免预约进入或现场购票名额,现场购票保留现金支付方式。不得因老年人无智能手机无法调取“健康码”等原因拒绝老年人进入,

可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安排老年人凭身份证、老年证等有效证件登记进入,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为老年人进出体育场馆、健身场所和使用健身器材提供必要的信息引导、操作指南和人工帮扶。

根据方案,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应保留电话专线、现场报名窗口

出京之路,或曾取道乐亭。对此,刘晓艳援引1927年武昌中山大学追悼李大钊等烈士的大会上,早期共产党人高一涵报告《李守常事略》为佐证:“(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辟人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2017年,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在《百家讲坛·党史故事100讲》中,也提到了这一党史新说。

刘晓艳说,在相约建党过程中,南陈北李不仅就党的目标、性质、章程达成高度共识,彼此之间的信任也进一步加深。史料显示,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考虑党的名称时,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举棋不定,遂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最后由李大钊确定了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红船启航。“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雨天放歌歌不尽

“有一首歌,晴天不能唱,雨天才能大声唱,这是什么歌?”见到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赵书明,记者向这位80后小伙子打了一个特殊的“灯谜”。

“这个我有标准答案。”赵书明会心一笑,拿出一本书——《回忆父亲李大钊》。

“星华姑姑在《雨天学歌》这篇文章里写得特别详细。”赵书明是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弟弟的孙子,作为李大钊家族的后人,他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先辈故事。

翻开回忆录,阅读李大钊女儿李星华温情文字,百年弦歌仿佛在耳畔响起。

“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父亲在书房里喊

哥哥和我。我们跑进书房才知道他又要教我们唱歌,心都乐飞了。”这天,李大钊教孩子们唱的是《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

“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李星华在书中写道,父亲说,不能唱得声音太高了,叫街上的警察、暗探听见,是会把我们逮起来的。“我听了父亲的话,觉得这两首歌更加珍贵可爱了。”此后“每逢下雨天,我们的歌声就不那样低沉,而是嘹亮起来!雨下得越大,我们的歌声就越高。”

李星华记叙说,父亲在教唱歌的时候,还讲解歌词的意思。“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教给我们,他的声音唱得那样低沉而有力,仿佛他体味着歌曲里蕴藏的为了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力量,并且要用它来感染我们。”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这是赵书明会唱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唱出了他的心声。

赵书明告诉记者,他的爷爷赵晓峰就是在李大钊的感召下走上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大钊故里,更多的歌者用行动续写百年弦歌的不朽篇章。胡家坨镇大黑坨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杨晓波,上任第二个月就被查出患肝癌,他默默藏起诊断书,没人一样为村里修路、引水、扩电、防疫日夜奔忙。如今三年过去,他先后做了9次介入手术,大部分村民却只知道他“有点不好受,上医院检查。”

傍晚时分,村里大喇叭再次准时响起杨晓波的声音:“各位村民请注意,明天就是正

月十五了,大伙儿别忘了今年不让放炮……”

面对记者,这个不善言辞的汉子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村是李大钊的家乡,不干好了咋交待啊!”

在村口,记者偶遇几位老者正在放着秧歌曲敲锣打鼓,自娱自乐。听说我们是来寻访李大钊的故乡,村民刘继明撸下手中的小锣,唱起了《大黑坨村村歌》——

大黑坨村三里长,滦河潺潺绕村旁。大黑坨出了个李大钊,先烈故居在咱乡啊在咱乡。

铁肩担道义啊,妙手著文章。宣传马列好思想,红花种子遍四方啊红花种子遍四方……

百年丁香香满城

在李大钊故居的前院,有一棵百年丁香树。春寒千树薄。抬头望去,苍劲树干上伸展着清瘦的枝丫,却如同以天空为背景的一幅写意画。

“这棵丁香树是幼年李大钊亲手栽下的。”赵书明讲道,李大钊身世孤苦,“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唯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大祖父李如珍带着他在家中栽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引来蝴蝶、小鸟,既陪伴了大钊孤单寂寞的幼年,又培养了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情操。

“如今,李大钊生前最爱的丁香花已被命名为乐亭县的县花。”乐亭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姚清华说,每至五月,丁香绽放,花香满城。

春寒虽在,花开可期。一如历经百年奋斗,这盛世如先烈所愿。

(上接第一版)

岁月已旧,历史如新。

1920年2月一个雪夜,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拘捕,李大钊秘密护送陈独秀出京赴津,辗转南下。他们扮作下乡讨账的商人,赶着一辆骡车一路颠簸而行。就在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两人共同酝酿了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相约于上海、北京分别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

南陈北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当时有诗赞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同年在北大图书馆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会议上,李大钊说:“我们这些人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雕塑旁,一块青铜色展牌上的字迹熠熠闪光:“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

“这是李大钊1921年3月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的经典段落。”李大钊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事刘晓艳说,那时建党是很秘密的行动,公开的文字资料甚少,是李大钊高举旗帜,最早公开提出了建立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

近年来,我省特别是唐山市、乐亭县李大钊思想研究学者们,致力于早期建党历史研究,目前已有并非孤证的依据表明,南陈北李